

露宿贯桥公交站的母子是谁？ 在这座处处充满关爱的城市 没有人袖手旁观 明天，“千千”母子就要回河南老家了



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志愿者和“千千”等孩子一起做亲子游戏（市儿童福利院供图）

记者 董吕平
通讯员 张健钰 孙婧 徐康 郦丽

这个月初，中山北路贯桥公交站附近突然来了一位中年女子。

女子经常头戴白色圆顶帽，帽檐压得很低。她身边还有个男孩，三四岁的模样，男孩管她叫“妈妈”。

女子从不说自己叫什么，来自哪里。只有一次说起，自己从附近街上搬过来，这里是他们的“新家”。

中年女子不知从哪找来一张矮小的木床，四周和床脚用花格布包裹着，床板上临时用衣物搭个架子，就这样和男孩在公交站附近的人行道拐角旁，临时安了家。

附近店铺的人看他们可怜，偶尔会送去吃的喝的，不过中年女子情绪多变，给她的东西有时候要，有时候不拿。遥控飞机、儿童保温杯、绿色双肩女式背包和绒边绸子外套是中年女子最看重的“家当”，不许任何人触碰。

男孩模样很可爱，经常光着脚丫，

饿了会走到附近水果店门口眼巴巴地盯着水果看，店里的员工都蛮喜欢他，会拿水果给他吃，男孩一把抓过，大口吃起来。

男孩叫什么名字？女子从来不说，大家看到男孩常常拿着印有“千千”标签的玩具，于是管他叫“千千”。

他们在公交站旁睡了一个多星期。

尽管“千千”跟中年女子关系看上去很“亲”，但女子有时情绪明显不稳，还是让大家担心。

她真的是孩子的妈妈吗？家在哪里？为什么不回家？附近社区的人们也问过女子，但她似乎并不愿意说太多。武林派出所民警也来过几次，后来通过技术手段确认，女子确实是“千千”的妈妈，但一个女人带着孩子露宿街头，肯定不是办法。

4月2日，在仙林社区和武林派出所的协助下，这对母子被送到了市救助管理站。当天下午，“千千”母亲又被送到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治，被确诊患有精神

疾病并住院治疗。

“千千”则因为未满6周岁，暂时安顿在市儿童福利院。

女子在住院后的前两天非常想念“千千”，但后面几天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儿子。被问及自己的个人信息时，她经常会找各种理由推托。

从目前情况来看，女子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属于偏执型，简单说来，她对某些事情比较固执，从不认为自己得病，并自有一套说辞。“你可以和她交流，初次交流后也不会觉得她有病，但时间长了，她会表露出来。”医院葛护士长说。

葛护士长说，女子跟其他患者不一样，吃饭、睡觉都很正常，表面也很平和，不会出现狂躁状况，有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但不切合实际。

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，女子行动比较懒散，而且可能跟你说的是一种方式，但做起来又是另一种方式，“必须要督促她，否则她不会按照我们正常人的方式思考。”

葛护士长说，女子如果不经系统治疗和专业护理，想要康复比较困难。“她料理自己都很困难，要是再带一个孩子，估计生活质量非常差，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她完全不能带孩子。”

“千千”去了儿童福利院之后，状态一天比一天好。

昨晚8点多，我在福利院见到了他。照顾他的阿姨说，“千千”刚住进来时非常害羞，但跟其他孩子熟了之后，活泼多了。

我问“千千”，今年几岁了？他伸了两个手指头，说“两岁”，然后又马上改口：“不，四岁了。”“千千”很爱笑，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。

“千千”现在和福利院其他小朋友住在一起，每天都有营养师配送饭菜和水果，“千千”很爱吃饭，还喜欢吃小块的猪肉。“比起他刚进来的时候，现在的千千健康多了。”照顾他的阿姨说。

和“千千”说起妈妈时，他会问：“妈妈呢？妈妈呢？”

我告诉他，再过两天就能见到妈妈了。“千千”显得很开心，拍手笑起来。

昨天上午，福利院志愿者带着千千和其他孩子去良渚搞了一场亲子活动，这可是“千千”来福利院后第一次出门，玩得非常开心。“志愿者分别扮演‘千千’的爸爸、妈妈，带着孩子做包饺子等互动游戏，他现在更加活泼开朗了。”福利院工作人员郦丽说，不过，虽然院里对儿童的基础生活做好了兜底保障，但是在家庭亲情方面，孩子还是缺失的，这类特殊儿童的入学教育问题也令人担忧。

经多个部门合力帮助，目前“千千”和妈妈都得到了悉心照料，不过大家还始终记挂着一件事：一定要设法联系上他们的家人。

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不断走访，对“千千”妈妈随身物品进行了多次清理、检查，寻找一切有用线索。“千千”妈妈开始自称“岑金花”，是湖南长沙人，没过几天，她又改口称自己是河北邢台人。工作人员对湖南、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山东、江苏等省份的几十个“岑金花”进行了摸底，结果全都对不上号。

21日下午，“千千”妈妈突然说，自己有个哥哥叫“张新峰”。通过这一线索并经大量排查，终于确认她叫“张xx”，小名瘦妞，娘家在河南省信阳市。

市救助站管理副站长俞珍说，张xx今年40多岁，二十多年前结婚，婚后丈夫发现她患有精神疾病，跟她离婚了。“之后的情况，为什么会离家，为什么没有回娘家，除了她本人，估计谁也不清楚。”

市救助管理站和河南信阳当地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后，确认了张xx的身份信息，考虑到她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孩子又未满16周岁，站里决定，明天由俞站长亲自带工作人员送母子俩回老家。

“今年我们已经跨省护送救助对象160人次了，我们工作原则是自愿求助、无偿救助。杭州是充满关爱和人文的城市，要尽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要让生活和工作在杭州的人都感受到温馨和爱护。”俞站长说。

商场门口，5岁男孩眼角被一把雨伞划开血口子…… 被告上法庭的不是拿伞人，是商场

记者 林琳 通讯员 尚法

昨天下午，上城法院5号法庭，一对年轻夫妇走上原告席。两人都戴着墨镜，穿着得体。落座后，妻子从厚厚一沓材料中抽出长达6页的起诉状。

起诉状上说，今年3月8日傍晚4点多，夫妻俩带着5岁的儿子凯凯到杭州某商场逛街，原计划吃顿“节日大餐”再去看看电影。

走到商场门口时，一柜台正在做美容美甲类的促销活动，凯凯妈便决定先做个美甲。

当时，凯凯妈忙着在手机上下单，而凯凯爸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用手机搜索彩票信息。由于美甲柜台紧邻商场大门，凯凯便在通道来回跑动玩耍。

商场进出口处挂了一层厚厚的门帘，凯凯从外往里冲时，迎面撞上一位拿雨伞的女士。等凯凯爸反应过来，儿子

右眼角下方已被划开一道约2厘米长、4毫米深的血口子……

夫妻俩赶紧抱着儿子赶到医院，经缝合治疗后伤口已无大碍，但医生告诉他们，凯凯脸上的疤痕已经形成，后期可能需要整形手术才能祛除。

“孩子现在还小，还不知道自己毁容了。这道疤影响的不仅仅是他的外貌，还有他的前途！”凯凯妈说，脸上有疤，儿子以后就不能报考军校、飞行员或模特等要求较高的行业，就业时不能被企业优先录取，原本自信、活泼、开朗的性格也会受到影响。“这一个多月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，简直操碎了心！”

事发后，凯凯爸妈也和商场方面沟通，但对对方态度让他们很不满意。气愤之下，夫妻俩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院，要求对方赔偿治疗费、整形费、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9万余元。

昨天，与凯凯发生碰撞的女士也作

为“第三人”来到了庭审现场，不过凯凯爸妈没有向她提出任何索赔要求。

凯凯妈说，商场错就错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比如门口挂的帘子密不透光、阻挡视线，把促销柜台设置在大门旁边，明知节日期间顾客较多却没有派专人值守：“商场是公共场合，就应该多为顾客考虑，特别是老人和孩子。三八妇女节这种针对女性的节日，肯定会有很多人带孩子。小孩活泼好动很正常，商场没有安排人负责疏导和安全提示，是商场的疏忽！”

对此，商场一方的辩护律师反驳说，商场设置门帘主要是为了防风防寒，门帘的材质和位置都没有任何问题，倒是孩子父母，作为5岁幼童的监护人，事发时却在摆弄手机，自己不负责任才导致孩子受伤。

律师认为，商场没有过错，就算出于人道考虑，最多也只能承担20%的责任，

如果凯凯爸妈一定要索赔，应该找拿伞的那位女士。

“我不是故意也不是过失，我觉得我没有责任。”拿伞的女士姓胡，她还还原事情经过，“我逛完街拿着伞往外走，一个男孩忽然冲进来撞到了我的手。我下意识地喊了声‘当心’，他一声不吭跑掉了，也没哭。我以为没事，就管自己走了……”

胡女士说，自己当时走路速度不快，雨伞也没打开，不管凯凯是不是被雨伞划伤的，责任都不该往她身上推。

凯凯妈当庭提交了凯凯受伤后的照片和门诊病历作为证据。她认为，胡女士确实没错，责任应全部由商场承担。

商场一方表示，对于凯凯的遭遇他们很同情，也愿意给予适当补偿，可凯凯爸妈提出的金额，实在高得离谱……

法官说，庭后将尝试组织双方调解，调解不成，再择日宣判此案。